

大 戰 雜 話

東 方
週 年

物 下

Anecdotes of the Great War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二年十二月
九月初版

此書
有著
作權
翻印
必究

（東方
文庫）大戰雜話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壹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纂者 東方雜誌社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商務印書館分館

長沙常德衡州成都重慶瀘縣
福州廣州潮州香港梧州雲南
貴陽張家口新嘉坡

目次

大戰中之非戰論	一
社會黨之中途變節	一二
大戰爭與十五世紀之預言	二二
對德宣戰之國	二五
一千萬之戰死者	二七
大戰與性的道德之破壞	二九
大戰爭中之摩托車	三二
坦克大礮	四一
酒與戰爭	四四
戰爭中兵士之聽察術	四七
騰騰彈	四九
交戰國兒童之戰爭遊戲	五二
被燬之羅文市	五三
英皇布告屬地之詔	五四
俄都之改名	五五
受傷之比國文豪	五六
托爾斯泰夫人之愛國	五八
德法空中之戰鬪	五八
俄都之德謀	六〇

戰機之秘密	六〇
飛機擲彈之法	六二
俄國軍人之格言	六三
海戰之革命	六五
猶太人對於戰爭之心理	六六
法國非戰主義者之助戰	六七
俄國之新國旗	六八
世界軍醫之進步	六八
法國新發明之毒彈	六九
倫敦開戰後之儉約	六九
弩級艦	七〇
奧帝之身世	七一
戰爭者常態	七二
屠肆之羣羊	七三
列國航空力	七五
歐戰中之童子斥候軍	七六
歐戰中之犬	七八
附錄 歐洲大戰爭要人小誌	八三

大戰雜話

大戰爭中之非戰論

堅瓠 高勞
羅羅 君實 合編

大戰雜話

德意志者，以軍國主義聞於世，亦以科學哲學聞於世者也。故其學問家對於大戰爭，懷何種感想，爲吾人所亟欲知。關此問題，文豪希爾索格（Welhelm Herzog）之戰爭論，頗有明白之答案。是文爲孚倫月刊第一期之社論，對於黷武主義及野心軍人，攻擊不遺餘力；以其爲未開戰時屬稿，故讀者尤驚其具預言家之能力。其言曰：

『吾人何日能以積極進步之運動，宣揚平和之福音乎？吾人何日能聯合思想家與勞動家，組織團體，以杜歐陸戰禍之爆發乎？平和獎牌則頒發矣，平和會議則成立矣，平和裁判所則建築矣，然平和裁判所縱矗立空中，而歐洲任何一隅，均足爲戰爭之導火線；逮及此時，吾人亦惟熟視殺人流血之慘劇，或且加入其中而已。』

希氏雖具先見之明，顧其所預想之恐慌，竟不逾時而實現，則亦爲彼所不及料。關於此點，希氏則先引馮巴樂親王（Prince Von Biliow）德國政治論之一段，以爲立論之前提。蓋馮氏之言，所以鍼砭德國學問家之不預政治者也。其言曰：

『德意志國中，猶有多數學問家，自遜於政黨問題之外；此等人之視政治生活，縱非實行拒絕，亦常以爲無關重輕。若夫積極參預，不特於選舉期間，偶然動興，且於國家大小政治問題，均塵塵注意，則正吾儕德人所缺乏者也。此種政治教育，詎非學問家所當引爲己任者乎？政治生活，無學問家與美術家之指導，在從

前固無傷，今則時勢不同矣。』

希氏既引馮氏之說，遂進伸己意曰：

『馬克思氏(Karl Marx)之主義，非能激動平民之風潮者乎？吾人今日，不可不試驗之；共產黨之宣言，非能發揚吾人之精神者乎？吾人今日，不可不倣倣之；即大聲疾呼，使各國之思想家聯合爲一是也。諸君乎！使諸君而有其志向者，即有至大之權力，又何不互相聯合乎？集各地之思想家而開一大會，吾知歐洲當世之賢者，必將蒞止，如佛蘭斯，彌雷布，羅倫，囂胡，吉詩脫東，威特徑，好得曼，海因里希，曼恩，黎爾開，唵特黎殊，葛爾璣，羅廷，里博曼，西美爾，伯倫塔那，麥哩虛高斯，吉及其他少年有志之士，皆能助我張目者也。此等美術家與博學家，不知有國界，亦不知有種界，其所持之正義，非以公道爲限；其重視智力美術科學，在今日曖昧不明之愛國心以上；其唯一宗旨，在聲應氣求，廢中世紀之法制，除貪殘之專制政體，而使二十世紀，無戰爭發見之餘地，非僅僅有同胞友愛之感情而已。』

吾人應做之事業正多，將來之競爭，非用大礮與腕力者，吾人亦樂於參預之；吾人宅身世界，道在以種種方法，減去人生之必要與平庸，或以詩歌，或以佳文，或以佳畫，而效力較鉅者，尤爲人道主義。何得以無情之礮彈，洞貫無辜之民之軀體乎？

希爾索格之非戰論，以理性爲後盾，其態度強項，辯材無礙，尤非今日行嚴酷之檢稿制度時所得聞。蓋據今日之公文，凡著抨擊政府之論文，其著作人，當受軍法裁判而科加死刑也。希氏之言曰：

『吾人其將戰耶？吾人之戰，其將勝耶抑敗耶？吾人其將因此而得快樂耶？抑將因此而得苦痛耶？然吾人又安可斷脰伏尸於無情之機關礮之下乎？以吾人今日，在在有戰禍爆裂之機會，故學問家之亞利阿巴格（Areopagus）（按此爲希臘最高法院之稱）必不可不設立。余知初設之時，其所下判決，彼握統治權者，必鄙夷視之。然理性之聲，必將爲人人所聞，必將大聲疾呼曰：「幸福哉烏托邦

也！」注入人人之耳鼓而戰勝之；所襲如充耳者，特專制之魔王耳！』

歐根 (Rudolf Eucken) 與海格爾 (Ernst Haeckel) 者，德國當代之兩大哲學家也。其抨擊戰爭，亦頗激烈，而以此屆之戰禍，歸獄於英國道德上之不公平與卑劣。今述之如下：

『今日之事，必於世界史上，留英國不能湔滌之差恥。英國之參與戰爭，所以助半亞洲風之斯拉夫國家，而反對日耳曼主義也。其左袒之國家，不特持野蠻主義，且犯道德上之不公平。蓋俄羅斯之所以開戰釁者，因對於可恥之殺人案，而不許施相當之懲罰，此固英人所應知者也。』

『現今戰爭，所以演成世界大戰爭，而蹂躪連合之文化者，厥維英國之咎。然則其理由又安在乎？曰：亦唯英國忌德意志之昌大而已；亦唯英國欲阻德意志之昌大之發達而已；彼英人之處心積慮，欲使德國不得存立於偉大競爭之下，而阻抑其權力之完全發達，固毫無疑義矣。』

德奧有名之戲劇家威特經博士，(Dr. Frank Wedekind)曾於孚倫月刊發表一文，解剖人類精神進化之現象。由威氏之文觀之，可見大戰爭之風潮中，固不乏頭腦冷靜之士，而世界平和猶未嘗無望也。其說之開端曰：

『當宗教革命以前，歐洲人民，居於修道院之總數，適與三十年前居於軍營者相等。中世紀之國家，實非政治的國家，而宗教的國家也。其最高權力，由教會握之，而教會所以勃興之故，則由於羅馬帝國之覆亡。羅馬帝國，歷時四百年之久，凡稍得古代文化之緒餘者，咸懷失望之心，而信分崩之不可免；即此一端，已可知當時求人生價值於未來世之故矣。因是之故，人生之法律，亦定於教會而不定於國家，凡婚姻、處家、教員，以及振恤貧病之事，皆由教會管理之，其對於文化之勢力，斷不在現代國家下也。而宗教革命，則為中世紀宗教國家轉入於現代政治國家之幾捩，猶諸千年以前，由羅馬之世界國家，而嬗其權於教會焉。』

威氏謂因宗教革命之機捩，有兩種感情，為古代精神生活之要素，而中世紀所

蟄潛未啟者，至是乃復活，即思想自由與國民之自覺心是已。其言曰：

『國民自覺心之發達，已歷五百年之久，而黷武主義，亦與之同進。其以未來之大戰爭，爲恫嚇國民之具，猶諸中世紀之僧侶，以天堂地獄，刼制人心也。各文明國之武裝政府，雖互相反對，而實則表示同意，欲刀劍鈴然作響，俾其怯懦之民，震驚失措，以表決戰費也。』

威氏謂黷武主義，已達極盛難繼之候，與宗教革命將起時，僧侶之權力無異。因又以欣喜之詞，述其平和之希望曰：

『昔日有思想自由，反對教會，今日則有人類大同之自覺心，與文明國民之合羣心，反對武力霸權。其用以競爭之武器，爲滑稽與諷刺，與五百年前之用以競爭者同也。然滑稽與諷刺，必自事實上直接發生，始有最強之效力，其出於黨派著作家之推想者，仍無效也。宗教革命，閱時百年而始成，而平和運動之發軔，則不過二十年，然則吾人又安可不忍耐乎？』

勃羅達 (R. Broda) 者，亦主張平和論之健將也，於箇人行爲及集合行爲之內容，探究甚精；而擬戰爭於殘酷之私刑，以爲國民雖集合體，亦無擅用私刑之權利。勃氏嘗與迪士喀穆 (Descamps) 邁薩德 (Fernand Mazade) 及進步雜誌記者巴辣谷 (I. de Polako) 集世界學者之意見，編輯一書。此等學者，對於國家之用私刑，卽所謂戰爭者，均持反對態度；其他暴亂行爲，如革命、罷工、決鬪等，亦反對之。尤以蒲伊遜 (M. Ferdinand Buisson) 之說爲最著，以爲平和公斷，普及選舉，及集合契約之由社會裁可保證者，實抵制罷工革命及戰爭之三大利器。

勃氏所引者，尤有本田博士、里却脫博士 (Dr. Charles Richet) 麥古利 (Mar-gueritte) 及人權報記者陸伊生 (Paul Hyacinthe Loyson) 等。由諸人之意見觀之，知宣揚人道與保障真善之運動，正方興未艾也。

美國哈華德大學前校長伊略脫博士 (Dr. Eliot) 嘗投書紐約時報，論戰爭之結局，亦力詆黷武主義之不當。茲述之如下：

『大戰爭最遠之效果，在使有思想人生一種信心，知軍備競爭，全國皆兵，及窺伺隣封之種種，非保存平和之良法。歐洲五十年來，亟亟於軍備，今已演空前之大戰爭，而食制度不良之惡果矣，此實文明前途之大教訓也。欲保存現代文明，無論君主國與共和國，必不當有精兵利器；列強之軍備，均當加以限制，而設立國際最高裁判所，將各國軍備，變成瑞士之形式；各國中有破壞條約者，則以強有力之國際軍共討之。夫兵力之偶用，此雖文明各國，亦不能廢，但不當用以侵略，而當用以防衛，如家庭學校及城鎮等所用之防衛力耳。』

『德奧所用之暴力，今惟以同等之暴力，始能抵制之，此事實彰彰，爲美國人所及見者也。惟平和協商開始而後，擴張軍備之狂熱，始能減少，而另圖充分之效力也。』

歐洲各國，果何爲而戰乎？此在大戰當時所屢經提起之問題也。而其答案亦爲吾人所厭聞，不過各國自爲辯護而已。至英國何爲而戰？則不特德人常譏爲無謂，

卽英人亦苦無正當之解釋。英國大哲學家囂胡氏 (George Bernard Shaw) 嘗以犀利之筆，譏刺英人之戰，出於心志薄弱，爲資本主義所屈服。彼在倫敦每日新聞，著一論文，謂使愛斯葵斯內閣，有真正之現代外交政策者，則大戰爭可以不起。據囂氏之意，英人對於德國，可提出下列之通牒：

『使爾國欲侵犯法蘭西者，吾人必合兩國之力，以侵犯爾國。俾斯麥的德意志，爲全世界所仇視，吾人亦屢嘗其滋味矣。今正欲試吾人之力，能否恢復格代的及比索凡的德意志耳。然若爾國能去其無意識之鐵腕，以確保鄰誼，則吾人亦當助爾國以敵俄羅斯，如今之助法以敵爾也。』

囂胡謂英政府以議院各黨之擁護，提出上述之公文，則德國必不敢遽行宣戰。顧今則大謬不然，不特與德人以宣戰之機會，且使其陷於失望，而不得不戰焉。是皆由外交事件，嚴守祕密，不使自由黨員預聞故耳。

據囂胡之意，社會黨之外交政策，與資本家之外交政策，其異點如下：

『資本家者，以外交爲投機事業之後盾者也，而社會主義，則以外交爲文明之先導。資本之爲物，在國內正極缺乏，顧乃於傭值低廉之際，輸出於未開化之國家，又以資本家有左右議院之勢力，故海陸軍之權，亦爲所操縱，得用之以保不愛國之投資，此今日謬誤之根源也。法蘭西號稱富國，常以剩餘之金錢，借與俄羅斯，於是歐洲最專制之政府，權力益固，且爲保存借款之利息故，與俄人締不自然之同盟，以反對文明之鄰國；又何如用此等金錢，以革除貧民之陋巷，培植強壯之子弟乎？』

『關於此點，吾人尤不暇責備法國，蓋吾人亦曾與俄國締拓殖波斯之條約，其性質卑鄙而專圖私利，較法人爲尤甚也。不知國內之飢兒正多，藤堤、格刺斯哥、杜伯林、利物浦、倫敦各處，均須改造，何嘗有餘資以用於波斯哉！』

囂胡謂德意志既於二面受俄法之敵，則其地位實至爲危險，而其結論則仍以防俄爲歸宿。其言曰：

『吾人之開戰也，蓋未嘗一加思索，而全出於盲動；既與法蘭西結排德之海陸軍同盟，而對於德國，則又不明示意見，使知彼與法國，保持平和時，英國斷不爲俄國助，或任俄人之西進；此戰禍之所以不可解也。然則爲今之計將奈何？第一當使德國知英法荷比之不容輕侮，第二當使俄國知克服德意志後，不能得何種之利益也。』

社會黨之中途變節

國際社會
黨之反對
開戰

國際社會黨，本定於一九一四年八月下旬，開大會於維也納，戰雲忽起，七月下旬，奧塞已宣戰，遂由比京平民館中常設之國際社會黨中央事務局，於七月二十九日召集各國代議員之臨時會，變更大會之期日地點，決議以八月九日開大會於巴黎；且聲明此次開會之主義，在表現全世界勞動者所抱絕對平和之意志，以欲保持平和之故，及欲使奧塞爭端取決於中

裁裁判之故，將更大行其反對戰爭之示威運動。是夜即於比京之馬戲場，開非戰大演說，英德比法俄意荷諸國之社會黨名士，各發雄辯，各表熱心，而法國喬雷氏之演說，尤爲懇摯而雄偉。極言『吾社會黨決不可爲淺薄之愛國心所煽動。苟此數日之間，能設法使各國延遲宣戰，則九日之巴黎大會，我國際社會黨之威力，當能示其效果。』數萬之勞動者，或呼反對戰爭，或唱社會黨萬歲；而次日之晚，喬雷氏在巴黎與友人共晚餐時，突爲一青年所暗殺。此暗殺者爲一官吏之子，有狂病之遺傳者。暗殺後即有警察入場，拘兇犯而去。或謂官吏實預置此警察以擁護兇犯，免爲人民所凌虐也。法大總統即致鄭重之唁詞於喬雷夫人，蓋喬雷者，歐洲社會黨中之第一人物，法政府曾屢次邀入內閣，而喬雷不願，惟爲下議院之議員，以社會主義著名。法總理佛佛亞尼氏及前總理蒲利安氏，皆本爲社會主義者，然其地位聞望，皆出喬雷下。英之社會黨首領亨德門氏，謂即使歐洲之君主，一旦悉被暗殺，比諸喬雷氏之死，其關於世界文明之損害，猶不足比數焉。

開戰防
止運動
之失敗

喬雷氏對於國際戰爭所持之態度，前述演說之大旨中，已可見一斑。更詳述之，則一九一〇年之國際社會黨大會時，英法社會黨領袖，曾提出一議案。此案大意，謂『設或國際戰爭勃發時，關係國之勞動階級及其代議士，皆當依國際社會黨中央事務局之助，努力圖戰爭之防止。其防止手段，以總同盟罷工為主，而尤以關於軍事諸產業，各軍械及軍需品製造所鐵路航路之總同盟罷工為最有效。若尚不終止時，則當利用戰爭時之經濟恐慌及政治恐慌以顛覆資本階級。』喬雷氏復修正此議案，為『防止戰爭，使關係國之政府受中裁裁判，當於關係諸國間一齊行總同盟罷工為最有效。』此修正案遂為大會所贊成通過。喬雷氏平日常組織國際的總同盟罷工，以當將來之國際戰爭，將於八月九日巴黎大會時，決議而實行之，以遏滅此次之戰禍。其所設之機關新聞紙中，每日必自草一論文，發表此義。其臨終之日所作論文，謂『大難將臨，我等之要務，唯在繼續活動，以啓發勞動者之理性與良心，目前之救濟在此，將來之保